

师友诗传录

《师友诗传录》一卷，国朝郎廷槐编。《续录》，一卷，国朝刘大勤编。二人皆学诗于新城王士禛，各述其师说以成书，以郎录在前，故刘录称续焉。郎录虽以士禛为主而亦兼质于平原张笃庆、邹平张实居，故每一问而三答。其称历友者笃庆之号，称萧亭者实居之号也。笃庆于士禛为中表，所著有《昆仑山房集》。实居于士禛为妇兄，所著有《萧亭诗集》。士禛皆尝论次之故，三人所答或共明一义，或各明一义，大旨皆不甚相远。新城诗派以盛唐为宗而不甚考究汉魏六朝；以神韵为主而不甚考究体制。其中持论出入往往不免，然其谈诗宗旨具见于斯，较诸家诗话所见终为亲切也。郎录中，士禛之语或抄出别行，名《渔洋定论》。刘录亦有本别行，名《古夫于亭诗问》，实皆一书，今附存其名，不别着录焉。

师友诗传录

问：作诗，学力与情性必兼具而后愉快。愚意以为：学力深，始能见性情。若不多读书、多贯穿而遽言性情，则开后学油腔滑调、信口成章之恶习矣。近时风气颓波，惟夫子一言以为砥柱。

王答：司空表圣云“不着一字，尽得风流”，此性情之说也。扬子云云“读千赋，则能赋”，此学问之说也。二者相辅而行，不可偏废。若无性情而侈言学问，则昔人有讥“点鬼簿”、“獭祭鱼”者矣。学力深始能见性情，此一语是造微破的之论。

张历友答：严羽沧浪有云“诗有别才，非关学也。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”。此得于先天者，才性也。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贯穿百万众，出入由咫尺。此得于后天者，学力也。非才无以广学，非学无以运才。两者均不可废。有才而无学，是绝代佳人唱莲花落也。有学而无才，是长安乞儿着宫锦袍也。近世风尚，每苦前人之拘与隘而转途于长庆、剑南，甚且改辙于宋、元，是以愈趋而愈下也。有心者急欲挽之以开宝，要不必借口于宗历下转令攻之者，树帜纷纷耳。

张萧亭答：有问王荆公者，杜诗何以妙绝古今？公曰“老杜固尝言之矣：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。黄山谷谓“不读书万卷，不可看杜诗”。看尚不可，况作诗乎！韩文公《进学解》云“上规姚姒，浑浑无涯。周诰汤盘，诘屈聱牙。春秋谨严，左氏浮夸。易奇而法，诗正而葩，下逮庄骚”。太史所录子云、相如，同工异曲。熟此，其庶几乎。夫曰“诗有别才，非关学也。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”：为读书者言之，非为不读书者言之也。

问：古诗十九首乃五古之原，按其音节风神，似与楚骚同时，而论者指为

枚乘等拟作。枚之文甚着，其诗不多见，且秦汉风调自殊，何所据而指为枚作耶？又，苏李《河梁》亦有十九首，风味。岂汉人之诗其妙皆如此耶？求明示其旨。

王答：风雅后有楚词，楚词后有十九首。风会变迁，非缘人力，然其源流则一而已矣。古诗中“迢迢牵牛星、庭中有奇树、西北有高楼、青青河畔草”等五六篇《玉台新咏》以为枚乘作。“冉冉孤生竹”一篇《文心雕龙》以为傅毅之辞。二书出于六朝，其说必有据依。要之为西京无疑。河梁之作与十九首同一风味，皆所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者也。嬴秦之世但有碑铭，无关风雅。

张厯友答：昔人谓十九首为风余。又曰“诗，母（毋？）若自列国之诗涵泳而出者，如太羹醇酒，非复泛齐醴（醴？）齐，可埒其在楚骚之后无疑。况乎骚亦出于风也。而五言至汉世乃大显”。十九首中如“青青河畔草、西北有高楼、涉江采芙蓉、庭中有奇树、迢迢牵牛星、东城高且长、明月何皎皎”七章《玉台》皆以为枚乘作。“冉冉孤生竹”《文心雕龙》以为傅毅。“驱车上东门”《乐府》作。“驱车上东门”《行文选》以十九首为二十，盖分“燕赵多佳人”以下自为一章也。然相其体格大抵是西汉人口气，因篇中有“驱车上东门，游戏宛与洛”，故论者或以为似东汉人口角，断其非枚乘者，殊不知西京人亦何必不游戏宛洛耶？此真见与儿童邻矣。至如苏李河梁录，别其风味，亦去十九首诚不远，亦非东京以下所能涉笔者。

张萧亭答：骚之变为五言也。风调自别十九首。或谓楚骚同时，或谓枚乘作，想考无确据，故不书作者姓名。观“青青陵上栢”一章内“两宫遥相望，双阙百余尺”，两宫：南宫北宫也。蔡质《汉官典职》曰：南宫北宫相去七里。又，“明月皎夜光”一章内如“促织鸣东壁、玉衡指孟冬、白露沾野草、秋蝉鸣树间、玄鸟逝安适”等语所序皆秋事，乃汉令也。《汉书》曰“高祖十月至坝上。故以十月为岁首”。汉之孟冬，今之七月也。似为汉人之作无疑。至于苏李河梁诗，可与十九首相颉颃。东坡先生谓为伪作，亦必有见。然气味高古，纵不出苏李，定汉之高手所拟。江文通善于拟古者，似不能及也，不须深辩。总之，汉祚鸿朗，文章作新，安世楚声，浑纯厚雅，汉武乐府，壮丽宏奇。《垓下歌》于流离、《白头吟》于闺阃，其它可以类推矣。

问：乐府之体与古歌谣髣髴，必具有悬解。另有风神，无蹊径之可寻，方（乃？）入其室。若但寻章摘句，摹拟形似，终落第二。义如《穆天子传》之“白云谣”、《湘中记》之“帆随湘转”、《古乐府》之“独漉独漉，水清泥浊”之类，神妙天然，全无刻画，始可以称乐府。魏晋拟作，已非其长，至唐益远矣。夏虫语冰，殊觉妄诞。乞指示之。

王答：乐府之名始于汉初。如高帝之“三侯、唐山夫人之房中”是也。郊

祀类颂饶歌、鼓吹类雅琴曲、杂诗类国风，故乐府者，继三百而起者也。唐人惟韩之“琴操”最为高古，李之“远别离、蜀道难、乌夜啼”、杜之“新婚、无家诸别、石壕、新安诸吏，哀江头、兵车行诸篇”皆乐府之变也。降而元白张王变极矣。元次山、皮袭美补古乐章，志则高矣，顾其离合，未可知也。唐人绝句如“渭城朝雨、黄河远上”诸作多被乐府，正得风之一体耳。元杨廉夫、明李宾之，各成一家，又变之变也。李沧溟诗名冠代，祇以乐府摹拟，割裂遂生，后人诋毁。则乐府宁为其变，而不可以字句比拟也，明矣。来教“必具悬解。另有风神，无蹊径之可寻，乃入其室”，数语尽之。

张厯友答：乐府自乐府，歌谣自歌谣，不相蒙也。乐府不特另具风神而亦具有体格。古今之拟乐府者，皆东家施捧心伎俩也。雅颂为乐府之原，西汉以来如“安世房中歌、郊祀十九章、饶歌十八曲”，不惟音节不传，而字句亦多鲁鱼失真，然其辞之古穆精奇、迥乎神笔。岂操觚家效颦所可施？无论近代，即魏晋而降，如缪袭“鼓歌曲”、陈思王“鼙舞歌”、晋之“白紵拂翔”等歌，亦岂髣髴其万一乎。至唐世，法部如伊凉甘州之属，多采名辈绝句，其中音节今亦不传。然而歌谣者，古逸也。乐府者正乐也。不祇神妙天然，而叶应律吕非可以骋辞纵臆为之者，观汉之大乐，其初皆掌之协律，都尉李延年非苟然也。固知古诗可拟，而乐府必不可拟，此昔之人所以讥厯下为古宫锦也。

张萧亭答：古之名篇如出水芙蓉，天然艳丽，不假雕饰，皆偶然得之，犹书家所谓偶然欲书者也。当其触物兴怀，情来神会，机括跃如，如兔起鹘落，稍纵则逝矣。有先一刻后一刻不能之妙，况他人乎！故十九首，拟者千百家，终不能追踪者，由于着力也。一着力便失自然，此诗之不可强做也。易曰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”，若能因言求意，亦庶乎其有得欤？

问：《萧选》一书，唐人奉为鸿宝。杜诗云“熟精文选理”。请问其理安在？

王答：唐人尚文选学，李善注文选，最善。其学本于曹宪，此其昉也。杜诗云云，亦是尔时风气，至韩退之出，则风气大变矣。苏子瞻极斥昭明至以为小儿强作解事，亦风气逶迤使然。然文选学终不可废，而五言诗尤为正始，犹方圆之规矩也。“理”字，似不必深求其解。

张厯友答：文之有选，自萧维摩始也。彼其括综百家，驰骋千载，弥纶天地，纒络万品，撮道艺之英华，搜羣言之隐蹟，义以彙举，事以羣分，所谓略其芜秽，掣其精英，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于翰藻，观其自序，思过半矣。少陵所云“熟精其理”者，亦约略言之。盖唐人犹有六朝余习，故以文选为论衡枕秘，举世咸尚。此编非必如宋人所云理也。

张萧亭答：夫《文选》一书，数逾千祀，时更七朝。楚国词人，御兰芬于

絕代。汉朝才子，综鞶帨于遥年。虚玄流正始之音，气质驰建安之体。长离北度，腾雅咏于圭阴，化马东骛，煽风流于江左。诚中叶之词林，前修之笔海也。然而声音之道，莫不有理阐理，敷词成于意兴。严沧浪云“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，宋人尚理而病于意兴，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”。善读者三复乃词，周知秘旨，目无全文，心无留义，体各不同，理实一致，采其精华，皆成本领，故杨载曰“取材于选，效法于唐”；马伯庸曰“枕籍骚选，死生李杜”；又昔人曰“文选烂秀才”，半皆少陵“熟精文选理”之义也。

问：李沧溟先生尝称唐人无古诗。盖言唐人之五古与汉魏六朝自别也。唐人七言古诗诚掩前絕后，奇妙难踪。若五古似不能相颉颃。沧溟之言果为定论欤？

王答：沧溟先生论五言谓“唐无五言古诗，而有其古诗”，此定论也。钱氏但截取上一句，以为沧溟罪案。沧溟不受也。要之，唐五言古，固多妙绪，较诸十九首、陈思陶谢，自然区别。七言古，若李太白、杜子美、韩退之三家，横絕万古，后之追风蹶景，惟苏长公一人耳。

张厯友答：世无印板诗格，前与后原不必其尽相袭也。厯下之诗五古全仿选体，不肯规摹唐人。七古则专学初唐，不涉工部，所以有“唐无五言古诗”之说也。究竟唐人五言古，皆各成一家，正以不依傍古人为妙，亦何尝无五言古诗也。初唐七古转韵流利，动合风雅，固正体也。工部以下一气奔放，弘肆絕尘，乃变体也。至如昌谷、温李、卢仝、马异则纯乎鬼魅世界矣。若以絕句言，则中晚正不减盛唐人，非可一槩论。

张萧亭答：五言之兴，源于汉，注于魏，汪洋乎两晋，混浊乎梁陈，风斯下矣。唐兴而文运丕振，虞魏诸公已离旧习，王杨四子因加美丽，陈子昂古风雅正，李巨山文章宿老，沈宋之新声，苏张之手笔，此初唐之杰也。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、杜工部之沉鬱、孟襄阳之清雅、王右丞之精致、储光羲之真率、王昌龄之声俊、高适岑参之悲壮、李颀常建之超凡。大厯贞元则有韦苏州之雅澹、刘随州之闲旷、钱郎之清贍、皇甫之冲秀、下及元和虽晚唐之变，犹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、韩昌黎之博大其词，是皆名家擅场、驰骋当世、诗冠冕海内。文宗安得谓唐无古诗？至于七言，前代虽有唐人独盛，他人勿论，如李太白之《蜀道难、远别离、长相思、乌栖曲、鸣皋歌、梁园吟、天姥吟、庐山謠》等篇、杜子美《哀江头、哀王孙、古柏行、剑器行、溪陂行、兵车行、洗兵马行、短歌行、同谷歌》等篇，皆前无古而后无今，安得谓唐无古诗乎？试取汉魏六朝絜量比较，气象终是不同，谓之唐人之古诗则可。沧溟先生其知言哉。

问：七言律诗而外，如古诗“歌、词、行、曲、引、篇章、吟、咏、叹、

谣、风、骚、哀、怨、拟弄”诸体，其体格音律，字句何以分别始不混杂？

王答：《姜白石诗说》云“载始末曰引，体如行书曰行，放情曰歌，悲如蛩蛩曰吟，通乎俚俗曰谣，委曲尽情曰曲”，大略如此，可以意会耳。

张愿友答：《珊瑚钩诗话》云“猗裁迂抑，以扬永言，谓之歌。步骤驰骋，斐然成章，谓之行”，兼此二者谓之歌行，如古诗中长歌行、短歌行、燕歌行是也。“感触事物，托于文章，谓之辞”，辞即词也。“声音杂比，高下短长，谓之曲。品秩先后而推之、而原之，谓之引”，如箜篌引、霹雳引之类是也。“煌然而成篇，谓之篇章”也者，顺理之名，断章之谓也。“吁嗟慨想，悲忧愁思，谓之吟。长吟密咏，以寄其志，谓之咏。忧深思远，一唱三叹，变而不滞，谓之叹”，古相和歌有吟叹曲，盖兼斯二者之能也。见徐伯臣《乐府原》。“非鼓非钟徒歌谓之谣”，始于康衢而流于俚俗者也。“刺美风华，缓而不迫，如风之动物，谓之风。幽忧愤悱，寓之比兴，谓之骚”，始于灵均而畅于宋玉唐景诸人者也。七哀八哀之类本于哀时命，流于“哀江南、哀江头”者也。“幽思激切谓之怨”。“拟，录别之类，谓之拟琴曲，曰弄”。凡此者亦不尽七言也。五言长短歌本无定则，非如元人词曲方按音律宫谱也。

张萧亭答：《白石诗说》云“守法度曰诗，载始末曰引，体如行书曰行，放情曰歌，兼之曰歌行，怨如蛩蛩曰吟，通乎俚俗曰谣，委曲尽情曰曲”，《谈艺录》云“诗家名号区别种种，原其大义固自同归。夫情既异其形，故辞当因其势。譬如写物，绘色倩盼，各以其状，随规逐矩，圆方故获其旧则。此乃因情立格，持字围环之大略也。若夫神工哲匠，颠倒经枢，思若连丝，应之杼轴，文如铸冶，逐手而迁，纵横参互，恒度自若，此心之伏机不可强也”。呜呼！尽之矣。

问：乐府五七言与五七言古，何以分别？学乐府宜宗何人？

王答：古乐府五言如“孔雀东南飞、皑如山上雪”之属，七言如“大风、垓下、饮马长城窟、河中之水歌”之属，自与五七言古，音情迥别，于此悟入，思过半矣。

张愿友答：西汉乐府隶于太常，为后代乐府之宗，皆其用之于天地羣祀与宗庙者，其字句之长短，虽存而节奏之声音莫辨。若徒捋捋其皮肤、徒为拟议以成其腐臭耳。何变化之有后人，但读之而得其神理，翫其古光幽色可也，不必法其篇章字句。盖乐府主纪功，古诗主言情，亦微有别，且乐府间杂以三言四言以至九言，不专五七言也。若五七言古诗，其神韵声光自足以饫俭腹而被词华，故学诗而不熟于汉魏六朝者，皆侗父也。何必其有定宗乎。

张萧亭答：乐府之异于诗者，往往叙事。诗贵温裕纯雅，乐府贵遒深劲绝

，又其不同也。“乌生八九子、东门行”等篇如《淮南小山之赋》，气韵峻绝，下（止？）可为孟德道之，王刘文学辈当内（袖？）手矣。如曹公之“短歌行”、子建之“来日大难”，皆独步千古，句法如饶歌之“临高台以轩，江有香草目以兰，黄鹄高飞离哉翻”等句皆工美可宗，降而六朝工拙之间，相去无几，顿自殊绝。至唐人多与诗无别，惟张籍、王建犹能近古，而气象虽别亦可宗也。

问：七律：三唐宋元，体格何以分优劣？

王答：唐人七言律以李东川、王右丞为正宗，杜工部为大家，刘文房为接武。高廷礼之论确不可易。宋初学西昆于唐，却近欧苏。豫章始变，西昆去唐却远。元如赵松雪，雅意复古而有俗气余可类推。

张愿友答：七言近体断乎以盛唐十四家为正宗。再羽翼之，以钱刘足矣。西昆吾无取焉。宋元而下姑舍是。

张萧亭答：七言律诗，五言八句之变也。唐初始专此体。沈宋精巧相尚，然六朝余气犹存，至盛唐声调始远，品格始高，如贾至、王维、岑参，早朝倡和诸作，各臻其妙。李颀、高适皆足为万世法程。杜甫浑雄富丽，克集大成。天宝以还，钱刘并鸣。中唐作者尤多，韦应物、皇甫伯仲，以及大历才子接迹而起，敷词益工而气或不逮。元和以后，律体屡变，其造意幽深，律切精密，有出常情之外，虽不足鸣大雅之林，亦可为一唱三叹。至宋律，则又晚唐之滥觞矣。虽梅欧苏黄卓然名家，较之唐人，气象终别。至于元人，品格愈下，虽有虞杨揭范，亦不能力挽颓波。盖风气使然，不可强也，况诗家此体最难求其神合气完。代不数人，人不数首，虽不敢妄分优劣，而优劣自见矣。

问：五古句法宜宗何人？从何人入手简易？

王答：古诗十九首如天衣无缝，不可学已。陶渊明纯任真率，自写胸臆，亦不易学。六朝则二谢、鲍照、何逊。唐人则张曲江、韦苏州数家，庶可宗法。

张愿友答：五言之至者其，惟十九首乎！其次则两汉诸家及鲍明远。陶彭泽，駸駸乎古人矣。子建健哉而伤于丽然，亦五言圣境矣。韦苏州其后劲也。陈子昂遁入道书矣。

张萧亭答：汉魏古诗如无缝天衣，未易摹拟。六朝绮靡，实鲜佳篇，故昔人谓“当取材于《选》，取法于唐”。宋文公谓“学诗当从韦柳入门”，愚谓不尽然。盛唐诗或高或古，或深或远或长，或雄浑或飘逸，或悲壮或凄婉，皆可师法。当就笔性所近学之，方易于见长。严沧浪云“入门须正，立志须高，行有未至，可加工力，路头一差，愈紧愈远，由入门之不正也。”

问：竹枝、柳枝自与绝句不同，而竹枝、柳枝亦有分别，请问其详？

王答：竹枝泛咏风土，柳枝专咏杨枝，此其异也。南宋叶水心又初为橘枝词，而和者尚少。

张愿友答：竹枝本出巴渝。唐贞元中，刘梦得在沅湘，以其地俚歌鄙陋，乃作新词九章，教里中儿歌之其词，稍以文语缘诸俚俗，若太加文藻，则非本色矣。世所传“白帝城头”以下九章是也。嗣后擅其长者，有杨廉夫焉。后人一切谱风土者，皆沿其体，若柳枝词始于白香山，杨柳枝一曲盖本六朝之折杨柳歌词也。其声情之俚利轻隽，与竹枝大同小异，与七绝微分，亦歌谣之一体也。竹枝柳枝词详见词统。

张萧亭答：竹枝、柳枝其语度与绝句无异，但于句末随加竹枝柳枝等语，因即其语以名其词，音节无分别也。

问：七言长短句，波澜卷舒，何以得合法？

王答：七言长短句，唐人惟李太白多有之，沧溟谓其英雄，欺人是也。或有句杂骚体者，总不必学，乃为大雅。

张愿友答：按长短句本无定法，惟以浩落感慨之致，卷舒其间，行乎不得不行，止乎不得不止，因自然之波澜，以为波澜，易所云“风行水上涣”，乃天下之大文也。要在熟读古人诗吟咏而自得之耳。昔人云“法在心头，泥古则失”是已。然而起伏顿挫，亦有自然之节奏在。

张萧亭答：七言长篇宜富丽宜峭绝而言不悉。波澜要弘阔，陡起陡止，一层不了又起一层、卷舒要如意，警拔而无铺叙之迹，又要徘徊回顾，不失题面，此其大略也。如栢梁诗人各言一事，全不相属，读之而气实贯串，此自然之妙得，此可以为法，若短篇，词短而气欲长，声急而意欲有余，斯为得之。长篇如王摩诘《老将行》，短篇如王子安《滕王阁》最有法度。

问：七言平韵仄韵句法同否？

王答：七言古平仄相间，换韵者多用对仗间，似律句无妨。若平韵到底者，断不可杂以律句。大抵通篇平韵贵飞扬。通篇仄韵贵矫健。皆要顿挫，切忌平衍。

张愿友答：七古平韵上句第五字宜用仄字以抑之也。下句第五字宜用平字以扬之也。仄韵上句第五字宜用平字以扬之也。下句第五字宜用仄字以抑之也。七言古大约以第五字为关键，犹五言古大约以第三字为关键，彼俗所云“一三五不论”，不惟不可以言近体而亦不可以言古体也。安可谓古诗不拘平仄，而任意用字乎？故愚谓古诗尤不可一字轻下也。

张萧亭答：诗须篇中炼句，句中炼字，此所谓句法也。以气韵清高深渺者，绝以格力雅健雄豪者胜。故宁律不谐，而不得使句弱。宁用字不工，而不可使语俗。七言第五字要响，所谓响者致力处也。愚窃以为字字当活，活则字字

皆响，又何分平仄哉。

问：七古换韵法？

王答：此法起于陈隋，初唐四杰辈沿之，盛唐王右丞、高常侍、李东川、尚然。李杜始大变其格。大约首尾腰腹须铢两匀称，勿头重脚轻、脚重头轻乃善。

张愿友答：初唐或用八句一换韵，或用四句一换韵。然四句换韵其正也。此自从三百篇来，亦非始于唐人。若一韵到底，则盛唐以后馀多矣。四句换韵更以四平四仄相间为正平韵，换平仄韵，换仄必不叶也。

张萧亭答：或八句一韵或四句一韵或两句一韵，必多寡匀停，平仄通用，方为得体。亦有平仍换平，仄仍换仄者，古人实不尽拘，亦有通篇一韵，末二句独换一韵者，虽是古法，宋人尤多。

问：五古亦可换韵否？如可换韵？其法何如？

王答：五言古亦可换韵。如古《西洲曲》之类，唐李太白颇有之。

张愿友答：五古换韵十九首中已有。然四句一换韵者，当以西洲曲为宗。此曲系梁祖萧衍所作，而诗归误入晋无名氏，不知何据也。

张萧亭答：十九首“行行重行行、冉冉孤生竹、生年不满百”皆换韵。魏文帝杂诗“弃置勿复陈、客子常畏人”、曹子建“去去勿复道，沈忧令人老”皆末二句换韵，不胜屈指。一韵气虽矫健，换韵意方委曲。有转句即换者，有承句方换者，水到渠成，无定法也。要之，用过韵，不宜重用，嫌韵不宜联用也。

问：字中五音何以分别？古人作诗原为歌诵其宫商角征羽，乃其指要，如有不叶，终未合法，宜于何书探讨？

王答：诗但论平仄清浊，诗余亦然。惟元人曲则辨五音，故有中州韵，中原韵之别。

张愿友答：古人作诗，动叶律吕。今人但求工于字句可耳。若必欲动叶律吕而其词不工亦无用处。不知五音之精微，不过于等撮门法，通广局狭处辨之，此是识字学问，与诗歌古文词无甚闾切。若作词曲，分四声为三音，则非精于九宫十三调不能。若但作诗与诗余，即阴平阳平亦可不计，况五音乎。盖五音之学，原于五行，通于五味，发于五臟，叶于唇舌齿喉腭之间。其门法多端又有浊声法，以尽四声之变。非数言可尽，愚实未暇问津。夫亦谓雕虫小技，抑壮夫所不为矣。

张萧亭答：五音分于清浊。清浊出于喉齿牙舌唇，如公

■〈革贡〉贡穀，喉音属宫之宫。中肿众：祝齿音属宫之商。忽■〈認，衤代言〉認簇：牙音属宫之角。东董冻：笃舌音属宫之征。蒙蒙梦：木唇音

属宫之羽。此其一隅也。清浊分而五音自判矣。今人作诗但论平仄而抑扬清浊多所不讲，似亦非是。试述一例“归来饱饭黄昏后，不脱蓑衣卧月明”，饱饭二字皆仄转，作饭饱，黄昏二字皆平转，作昏黄则不谐矣。虽然三百篇而后，未必尽被管弦，但求写意兴而已，故宁使音律不叶，不使词意不工，此杜律之所以多拗体也。不特诗为然，传奇之曲乃必用之讴歌者，汤若士先生四梦多不合谱，有改其牡丹亭以叶音律者，先生题诗曰“醉汉琼筵风味殊，通仙铁笛海云孤，纵饶割就时人景，终愧王维旧雪图”，此亦可作一证。

问：律古五七言中最不宜用字若何？

王答：凡粗字纤字俗字皆不可用，词曲字面尤忌，即如杜子美诗“红绽雨肥梅”一句中便有三字纤俗，不可以其大家而槩法之。

张愿友答：诗，雅道也。择其言尤雅者为之可耳。而一切涉纤、涉巧、涉浅、涉俚、涉佻、涉诡、涉淫、涉靡者戒之如避酖毒可也。然则如之何曰“丽以则，屏温八义，放韩致尧”，其庶几乎？

张萧亭答：王敬美先生曰“律诗句有不可入古者，古诗字有必不可为律者”。又曰“作古诗先须辨体，无论两汉至难，苦心模仿，时隔一尘，即为建安。不可堕落六朝一语，为三谢纵极侔丽。不可杂入唐音，小诗欲作王韦，长篇欲作老杜，便应全用其体，不可羊质虎皮，虎头蛇尾。词曲家非当家本色，虽丽语博学，无用。惟诗亦然，况鄙俗之言不典之语乎。”

问：七言五句古、六句古，其法若何？

王答：七言五句起于杜子美之“曲江：萧条秋气高”也。昔人谓贵词明意尽。愚谓：贵矫健有短兵相接之势。乃佳。

张愿友答：古体之限句，非古也。然七言五句者，汉昭帝“淋池歌”是也。六句者古“皇娥歌”是也。要只以简古为主，此外无法矣。然“皇娥歌”或以为后代拟作，亦在然疑之间耳。

张萧亭答：七言五句：或第四句既合之后，复拖一句，掉转使余韵悠然。或二三句双承第四句方转，以取第五句之势，六句似当如律法，前后起结三四两句，如律中两联。总之宜孤峭中有悠扬之致。

问：“五言六句古”作法？五言亦有五句古否？

王答：五言短古诗昔人谓“诗贵词简味长，不可明白说尽”。杨仲弘曰“五言短古只是选诗首尾四句，所以含蓄无限”。

张愿友答：五言六句古齐梁间多用之。唐人刘文房“龙门八咏”亦善此体。然几于半律矣。特以其参用仄韵，故亦仍为古体。大约中联用对句，前后作起结，平韵仄韵皆可用也。五言古五句体，惟刘宋“前溪歌”为然，其词曰“黄葛结蒙笼，生在洛溪边，花落逐水去。何当顺流还，还亦不复鲜。”此诗

颇为创格妙、有余韵，或以为车骑将军沈充所作舞曲也。

张萧亭答：五言长篇宜富而赡。短篇宜清婉而意有余。五句乐府间有，似无定体，兴会所至，无不可也。

问：秦汉风味与三唐何如？

王答：秦诗具于《诗》之秦风。汉人苏武、李陵、枚乘、傅毅之作，去《国风》未远。六代惟陶彭泽。三唐惟韦苏州二公可以企及。

张厯友答：秦诗所传者不多，皆古逸歌谣耳。汉人诗，风味醇茂，高浑中具见淡泊，岂唐人所能径造？然唐人诗有过于六朝者，有不及六朝者，风格一正，绝去淫哇，此所以过也。若中晚而下，气体渐薄渐削，则又不及六朝之浓且厚矣。六朝尚不及，何况两汉。

张萧亭答：高庭礼曰“诗自三百篇以降，汉魏质过于文，六朝华浮于实，得二者之中，备风人之体，惟唐为然”。李本宁曰“譬之水。三百篇，昆仑也。汉魏六朝，龙门积石也。唐则溟渤尾闾矣。将安所益乎？”由二公之言观之，时代不同，风气自变，苟法严而辞谐，意贯而语秀，皆为绝倡，未可先后论也。

师友诗传续录

问：萧亭先生尝以“平中清浊、仄中抑扬”见示，究未能领会。

答：清浊如通同清情四字。通清为清，同情为浊。仄中如入声有近平近上近去等字，须相间用之，乃有抑扬抗坠之妙，古人所谓一片宫商也。

问：五言古、七言古，章法不同，如何？

答：章法未有不同者。但五言着议论不得，用才气驰骋不得。七言则须波澜壮阔，顿挫激昂，大开大阖耳。

问：尝见批袁宣四先生诗谓“古诗一韵到底者。第五字须平”。此定例耶？抑不尽然？

答：一韵到底，第五字须平声者，恐句弱似律句耳。大抵七古句法、字法皆须撑得住，拓得开。熟看杜韩苏三家自得之。

问：古诗以音节为顿挫，此语屡闻命矣。终未得其解。

答：此须神会，以粗迹求之，如一连二句皆用韵，则文势排宕，即此可以类推，熟子美子瞻二家自了然矣。专为七言而发。

问：《唐贤三昧集序》羚羊挂角云云即音流弦外之旨否？间有议论“痛快”或“以序事体为诗”者与此相妨否？

答：严仪卿所谓“如镜中花、如水中月、如水中盐味、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”，皆以禅喻诗。内典所云“不即不离，不粘不脱”。曹洞宗所云叅活句是

也。熟看拙选《唐贤三昧集》自知之矣。至于议论叙事自别是一体，故仆尝云五七言诗有二体：田园丘壑当学陶韦，铺叙感慨当学杜子美《北征》等篇也。

问：律诗论起承转合之法否？

答：勿论古文今文，古今体诗皆离此四字不可。

问：律诗中二联必应分情与景耶？抑可不拘耶？

答：不论者非拘泥者，亦非大概。二联中须有次第，有开阖。

问：律中起句易涉于平，宜用何法？

答：古人谓元晖工于发端，如《宣城集》中“大江流日夜，客心悲未央”是何等气魄。唐人起句尤多警策，如王摩诘“风劲角弓鸣，将军猎渭城”之类，未易枚举。杜子美尤多。

问：谢茂秦论绝句之法“首句当如爆竹斩然而断”，古人之作亦有不尽然者，何也？

答：四溟（阙）说多学究气，愚所不喜。此段愚亦谓然。

问：七言绝五言绝作法不同，如何？

答：五言绝近于乐府，七言绝近于歌行。五言难于七言，五言最难于浑成故也。要皆有一唱三叹之意乃佳。

问：沈休文所列八病必应忌否？

答：“蜂腰、鹤膝”双声迭韵之类一时记不能全，须检书乃见。

问：萧亭先生论诗修辞为“要辞佳而意自在其中”，未达其旨？

答：以意为主，以辞为辅，不可先辞后意。

问：乐府何以别于古诗？

答：如“白头吟、日出东南隅、孔雀东南飞”是篇是乐府，非古诗。如“十九首、苏李录别”是古诗非乐府。可以例推。

问：唐人乐府何以别于汉魏？

答：魏汉乐府，高古浑灏，不可拟议。唐人乐府不一，初唐人拟“梅花落、关山月”等古题，大概五律耳。盛唐如杜子美之“新婚、无家诸别”、“潼关、石壕诸吏”、李太白之“远别离、蜀道难”则乐府之变也。中唐，如韩退之“琴操”直逾两周。白居易、元稹、张籍、王建创为亲乐府，亦复自成一体。若元杨维桢、明李东阳各为新乐府，古意寢远。然皆不相蹈袭。至于唐人王昌龄、王之涣下逮张佑诸绝句、杨柳枝、水调伊州、石州等词，皆可歌也。

问：王、孟诗假天籁为宫商寄至，味于平淡，格调谐畅，意兴自然，真有无迹可寻之妙。二家亦有互异处否？

答：譬之释氏，王是佛语，孟是菩萨语。孟诗有寒俭之态，不及王诗天然而工。惟五古不可优劣。

问：萧亭先生曰“所云以音节为顿挫者，此为第三第五等句而言耳。盖字有抑有扬，如平声为扬，入声为抑，去声为扬，上声为抑。凡单句住脚字，必错综用之，方有音节，如以入声为韵，第三句或用平声，第五句或用上声，第七句或用去声，大约用平声者多。然亦不可泥，须相其音节变换用之，但不可于入声韵单句中，再用入声字住脚耳”。此说足尽音节顿挫之旨否？

答：此说是也。然其义不尽于此。此亦其一端耳。且此语专为七言古诗而发，当取唐杜岑韩三家、宋欧苏黄陆四家七言。诸大篇日吟讽之，自得其解。

问：又曰“每句之间亦必平仄均匀，读之始响亮”。古诗既异于律，其用平仄之法于无定式之中，亦有定式否？

答：无论古律正体拗体，皆有天然音节，所谓籁也。唐宋元明诸大家，无一字不谐明，何李边徐王李辈亦然。袁中郎之流便不了了矣。

问：《唐贤三昧集》所以不登李杜，原序中亦有说。究未了然。

答：王介甫昔选唐百家诗，不入杜李韩三家，以篇目繁多，集又单行故耳。

问：宋诗不如唐者，或以气厚薄分耶？

答：唐人主情，故名蕴藉。宋诗主气，故多径露。此其所以不及，非闕厚薄。

问：宋诗多言理，唐人不然。岂不言理而理自在其中欤？

答：昔人论诗曰：不涉理路，不落言诠。宋人惟程邵朱诸子为诗好说理，在诗家谓之旁门，朱较胜。

问：昔人论七言长古作法“曰分段。曰过段。曰突兀。曰用字贯。曰讚叹。曰再起。曰归题。曰送尾”，此不易之式否？

答：此等语皆教初学之法，要令知章法耳。神龙行空，云雾灭没，鳞鬣隐现，岂令人测其首尾哉。

问：有以“尖、岔”二字评锺、谭、王、李者，何如？

答：王李自是大方家。锺谭余分闰位，何足比拟。然后人评之者有言“王李以矜气作之。锺谭以昏气出之”。亦是定论。

问：诗中用典故，死事何以活用

答：昔，董侍御玉虬文骥，外迁陇右道，龚端毅公鼎孳礼部尚书及予辈赋诗送之。董亦有诗留别，起句云“官程西北去，河水东南流”。初以为常语，徐乃悟其用魏主“此水东流而朕西上”之语，叹其用事之妙。此所谓活用也。

问：锺嵘诗品云“吟咏性情，何贵用事”，白乐天则谓“文字须雕藻两三字，文采不得全直，致恐伤鄙朴”，二说孰是？

答：仲伟所举古诗如“高台多悲风、明月照积雪、清晨登陇首”，皆书即目，羌无故实，而妙绝千古。若乐天云云，亦是而其自为诗，却多鄙朴，特其风味佳，故虽云“元轻白俗”，而终传于后耳。

问：有谓诗“不假修饰”，苦思者陈去非不以为然，引“蟾蜍影里清吟苦，舴艋舟中白髮生”等句为证。二说宜何从？

答：苦思自不可少，然人各有能有不能，要各随其性之所近，不可强同如所谓“诗檄用枚皋，典册用相如”。又，“潘纬十年吟古镜，何涓一夕赋潇湘”及所谓“挥豪对客曹能始，帘阁焚香尹子求”，皆未可以此分优劣也。

问：范德机谓“律诗第一联为起，第二联为承，第三联为转，第四联为合”。又曰“起承转合四字施之绝句则可，施之律诗则未尽然”。似乎自相矛盾。

答：起承转合章法皆是如此，不必拘定第几联第几句也。律绝分别亦未前闻。

问：作律诗忌用唐以后事。其信然与？

答：自何李李王以来不肯用唐以后事，似不必拘泥。然“六朝以前事用之即多古雅，唐宋以下便不尽尔”，此理亦不可解。总之，唐宋以后事须择其尤雅者用之，如刘后村七律专用本朝事，直是恶道。

问：孟襄阳诗昔人称其格韵双绝。敢问格与韵之别。

答：格谓品格，韵谓风神。

问：少陵诗以经中全句为诗，如《病橘》云“虽多亦奚为”、《遣闷》云“致远思”，恐泥。又如“丹青不知老将至，富贵于我如浮云”之句，在少陵无可无不可，或且叹为妙绝。苦效不休，恐易流于腐。何如？

答：以庄易等语入诗，始谢康乐。昔东坡先生写杜诗至“致远思恐泥”句停笔，语人曰“此不足乐”。故前辈谓“诗用史语易，用经语难”，若丹青二句，笔势排宕，亦自不觉耳。

问：罗隐诗“云中鸡犬刘安过，月下笙歌煬帝归”，人谓之见鬼诗，然与？

答：二句最劣，此虽谑语，亦定论也。

问：诗有平仄字，一句纯用而音节自谐者如“桃花梨花参差间，有客有客字子美”，此遵何法？

答：五平五仄体，自昔有之，颇近游戏。

问：右承《鹿柴》、《木兰柴》诸绝，自极淡远，不知移向他题亦可用否？

答：摩诘诗如叅曹洞禅，不犯正位，须叅活句，然钝根人学渠不得。

问：荆公谓汉人语仍以汉人语对用，异代则不类此。定式否？

答：在大家无所不可，非定式，亦非确论也。如以左氏国语、檀弓国策语对汉人语何不可之有？推之魏晋已下皆然。古人又谓“经语对经语、史语对史语”，差有理。

问：诗中用古人及数目，病其过多。若偶一用之亦谓之“点鬼簿、算博士”耶？

答：唐诗如“故乡七十五长亭、红阑四百九十桥”皆妙，虽算博士何妨，但勿呆相耳。所云点鬼簿，亦忌堆垛，高手驱遣自不觉也。

问：太白《送羽林陶将军》诗，萧亭先生谓古有六句律体，疑此即是，而诸选皆入七言古中。何也？

答：六句律体于古有之，升庵先生撰《六朝律祖记》曾载之。今记忆不真矣。

问：六朝清平调本是乐府，而诸选皆选七言绝句。何也？

答：如右丞“渭城朝雨”亦绝句也。当时名士之诗多取作乐府歌之。中晚间如伊州、石州、凉州杨柳枝、盖罗缝、穆护砂等亦皆绝句耳。

问：短歌行、长歌行似非以句之多寡论？

答：又有满歌行、艳歌行。行之属，当时命名之旨，即吴兢辞亦不能尽通晓。更有长歌续短歌。歌之名皆非以辞之繁简也。三曹乐府多以起句首二字命题，如“惟汉十四世，所任诚不良”即名《惟汉行》是也。

问：七言古，仄韵韵用平韵，其法度不同。何如？

答：七言古凡一韵到底者，其法度悉同。惟仄韵诗，单句末一字可平仄间。用平韵诗，单句末一字忌用平韵，若换韵者，则当别论。

问：古诗换韵之法应何如？

答：五言换韵如《折梅下西州》一篇可以为法，李太白最长于此。七古则初唐王杨卢骆是一体，杜子美又是一体。若仿初唐体，则用排偶律句不妨也。

问：古诗忌头重脚轻之病。其详何如？

答：此似为换韵者立说。或四句一换，或六句一换。须首尾腰腹匀称，无他秘也。

问：五言忌着议论。然则题目有应用议论者，只可以七言古行之便，不宜用五言体耶？

答：亦是看题目何如，但五言以蕴藉为主，若七言则发扬蹈厉，无所不可。

问：或论绝句之法谓“绝者，截也”，须一句一断，特藕断丝连耳。然唐人绝句如《打起黄莺儿》、《松下问童子》诸作皆顺流而下。前说似不尽然。

答：截句谓“或截律诗前四句，如后二句对偶者是也。或截律诗后四句，如起二句对偶者是也”。非一句一截之谓。然此等迂拘之说，总无足取。今人或竟以绝句为截句，尤鄙俗可笑。

问：排律之法何如？

答：唐人省试皆用排律。本只六韵而止，至杜始为长律。中唐元白又蔓延至百韵，非古也。其法则首尾开阖、波澜顿挫八字尽之。

问：五言排律、七言排律作法何如？

答：七言排律，即唐人作者亦少。近人惟见彭少宰《羡门曾赋》至百韵。

问：排律有多至几十韵者，与短篇作法同否？

答：章法一也。特短篇波澜少耳。

问：竹枝词何以别于绝句？

答：竹枝咏风土琐细■〈言仄〉谐皆可入。大抵以风趣为主，与绝句迥别。

问：竹枝与柳枝相类否？

答：柳枝专咏柳。竹枝泛咏风土。竹枝词古人间有专咏竹者，乃引柳枝之例。然不过偶一见耳。非原旨也。

问：五言短古似与五言绝相类，但中多二句，然则中二句或如律中颌联颈联，应实写耶？

答：此不必拘。

问：有一字至七字或一字至九字诗，此旧格耶？抑俗体耶？

答：格则，于昔有之，终近游戏，不必措意。他如地名、人名、药名，五音、建除等体总无关于风雅，一笑置之可耳。

问：乐府是就其题直赋其事耶？抑借以发己意耶？

答：古乐府立题必因一事，如琴操亦然。后人拟作者众，则多借发己意。

问：今人作乐府有用其题而绝不与题相照顾者，何也？

答：古如《董逃行》与汉末事实更无干涉，《雁门太守行》乃颂洛阳令王稚子耳。不始今人。

问：《天马引》、《天马行》之辨？

答：天马引是琴曲。

问：又云“鍊句不如鍊字，鍊字不如鍊意”，意何以鍊？

答：鍊意或谓安顿章法，惨淡经营处耳。

问：昔人论诗之格曰“所以条达神气，吹嘘兴趣，非音非响能诵而得之。犹清气徘徊于幽林，遇之可爱；微径纡回于遥翠，求之逾深”是何物也？

答：数语是论诗之趣耳。无关于格。格以高下论。如坡公咏梅“竹外一枝

斜更好”高于和靖“暗香、疏影”，又高于“雪满山中，月明林下”。至晚唐之“似桃无绿叶，辨杏有青枝”则下劣极矣。

问：昔人谓韵不必有出处，字不必有来历。其然岂其然？

答：杜子美、苏子瞻诗无一字无来历。善押强韵，莫如韩退之。却无一字无出处也。

问：虞侍制谓诗有十美。第二为“抛掷”。何为抛掷？

答：亦不解。或谓撇脱耳。

问：范德机谓“唐人李淑诗苑六格为十三：如一字血脉、二字贯穿、三字栋梁”等名目，不几穿凿乎？

答：以上二条皆涉穿凿，说诗不必尔。

问：苏李诗似可以配十九首，论者多以为赝作，何也？

答：录别真出苏李与否？亦不可考要。不在古诗十九首之下，其为西汉人作无疑。

问：高岑似亦微不同，或高优于岑乎？

答：唐人齐名，如沈宋王孟钱刘元白皮陆，皆约略相似。惟李杜高岑迥别。高，悲壮而厚。岑，奇逸而峭。锤伯敬谓“高岑诗如出一手”，大谬矣。

问：王季友诗似晚唐语，而所以异于晚唐者，何居？

答：王季友诗不多，在盛唐自是别调，亦非诸大家名家之比。又如《篋中集》中诸人，皆别调也。

问：元人诗亦近晚唐，而又似不及晚唐。然乎否耶？

答：元诗如虞道园，便非晚唐所及。杨铁崖时涉温李，其小乐府亦过晚唐。他人与晚唐相出入耳。晚唐如温李皮陆杜牧马戴，亦未易及。

问：明人诗可比何代？弇州可比东坡否？

答：明诗胜金元。才识学三者皆不逮宋，而宏正四杰在宋诗亦罕其匹。至嘉隆七子，则有古今之分矣。弇州如何比得东坡。东坡千古一人而已，惟律诗不可学。